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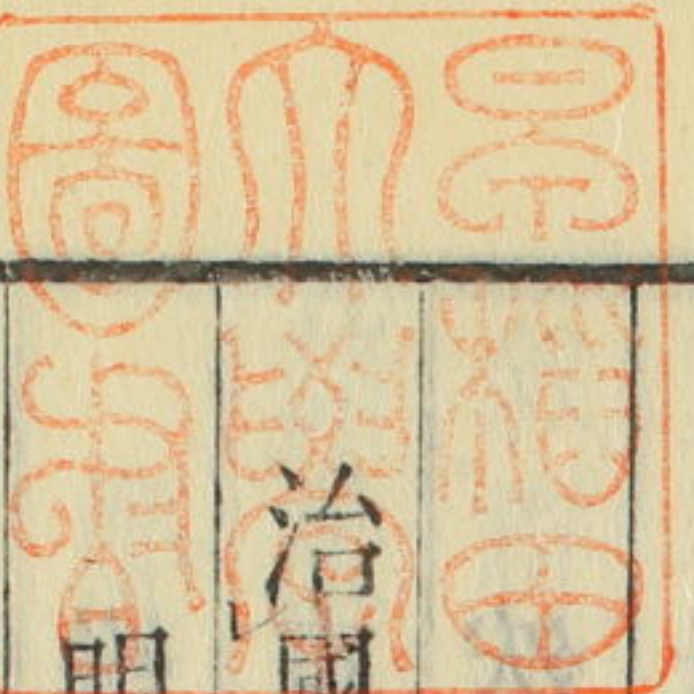
自四十五
至四十七

仁22
76
19



門 七 12
號 76
卷 19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臣按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一作雉門三曰雉門一作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名臯門之內或作外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內有宗廟社稷雉門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為理事之處所謂中朝即中門也然不謂之朝而謂之門意者堂宇深邃難于聽對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歟今制天子太朝賀朔望行禮御正殿常朝御門與此合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門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謂止其非法叙群吏之治次序所治之事以待賓客之令謂賓客未至而先為之具諸侯之復報也謂奏事者萬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謂上言者鄭玄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叙群吏之治者常次叙群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貳則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眡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謂叙群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

也待賓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群吏之位。正之為言。疏謂察其不如儀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職。今輪御史糾儀也。古今委任之職不同。而朝廷之間。所當為之令。所當禁之法。則一而已。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明三公北面東上。對上以孤東面北上。位于卿大夫西面北上。位于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為虎士。虎貴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分立于右。太僕侍御長。大右。即司右。

軍右。大僕從者。小臣祭。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分立于外。向司士擯。掌擯相。孤卿特揖。逐人。大夫以其等旅也。揖。各隨其等。合眾而揖。士旁三揖。士立于孤卿大。特揖旅。揖已訖。後王還。視朝畢。揖門左。揖門右。王將。即其處而揖之。大僕前。大僕向王前。王入內朝。皆退。入。路門內朝者皆退。

王安石曰。此所謂治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

故南面

臣按此卽通典所謂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門者。蓋在路門之外。人君與群臣常朝之所。若今

奉天門日朝是也。其司士略似今鴻臚寺卿。然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參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職任者也。虎士。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命。及掌諸侯復逆者也。大右。卽司右。掌群右

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群吏庶民之復逆。當人君視朝之時。司士正其位。以正朝儀。辨其等。以定班。王族故士。以肺腑之親。而錯居侍衛之間。虎賁士。以武勇之選。而趨走前後之列。掌服位者。大僕也。而兼司出入之命。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實統勇力之士。朝廷之間。明明在朝。穆穆布位。所以鄉明而聽天下者。肅肅乎其嚴也。而左右前後之人。所以環列而侍衛者。又皆親信武勇之臣。所以防微威衆者。又

無所不備焉。當是時也。視是朝也。論道經邦。貳公弘化者。固各盡其道。分職率屬。敬官亂政者。亦各理其事。凡天下諸侯。與在朝卿士。及內外之群吏庶民事之已行者。有以復乎上。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則有大僕與其屬之小臣御僕。以爲之通達焉。若此者。乃成周盛時常朝之儀位也。然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拜。群臣則成列而拜。小臣則卽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于大臣。則答以特揖之禮。于群臣。則答以

旅揖之禮。于小臣。則于再揖之後。向其旁而答之焉。聽政既畢。王將還內。而侍衛于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于是隨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見隆古盛時。以禮爲治。位有尊卑。而禮無不答也。秦不師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大僕

侍御之官。太僕其長也。

掌正王之服位。

王之古服有六。所立有位。大僕正之。

使當

出入王之太命。

出大命。則宣之于外。入大命。則納之于內。掌諸侯之

復逆

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

位王與族人燕掌擯相擯以助賓王不眡朝則辭于
三公及孤卿王有故不朝則

臣按太僕之官在周為侍御之長所掌者眡朝
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周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特作命書所謂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正王之服
猶後世行某禮當具冕服某禮當具皮弁服是
也正王之位如後世行某禮當御正衙某禮當
御便殿是也出之命王之詔敕也入之命臣之
奏報也復者何事之已行者報之于上也逆者

何事之未行者言之于上也凡此皆太僕之所
掌當王眡朝之初出則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
正其位次有不當其位者正之既正而退于侍
衛之列及王眡朝之將畢又出次而奏于王之
前以見朝事之畢凡夫眡朝之時有出入之大
命有復逆之奏報在諸侯者則自掌之在公孤
卿及群吏庶民者則其屬分掌之而總之于已
使有所稽攷而不至于遺忘時以達之于上而
分付于所司而施行焉如正典則付之夏官憲
典則付之秋官之類也然猶恐困窮者不能以

設鼓為困
窮與急遽
設非告訐
也

自達而急遽之事不容以暫緩而又設四面之鼓于寢門之外俾大僕掌其政焉由是觀之則人君之眠朝非但以嚴上下之分而惟以通上下之情可知矣然眠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之禮部可也今乃以屬于司馬何耶昔秦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雷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戊申上奏甲寅璽書報下往還纔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蓋司馬掌兵政而以其屬司傳奏則無壅遏故也周人之意或出此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聚萬民之詢焉謀一

日詢國危有兵寇之難二日詢國遷徙郡邑三日詢立

君君無適子其位君臣與民所立之位王南鄉天子南面三公及州

長百姓北面三公卿大夫羣臣西面卿大夫羣吏東面府

類之類之小司寇擯擯之以叙進而問焉以次序以衆輔志

而弊弊斷也謀之志又斷之于王也

臣按王朝有三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治事之位內朝則退居之處也外朝不常御惟國家有非常之事然後御于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則在治朝與群臣按古

典而施行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詩曰：詢于芻蕘。此所謂致萬民而詢焉。詢及萬民，則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國危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安國之策；國遷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徙國之方。立君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嗣國之人。三者皆國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衆論以為可，然後行之。苟非徧訪于人人，其不至于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幾希。然其詢之，不于治朝而必于外朝者，以民之衆且微，治朝之嚴與狹，非獨不可使之褻入，亦恐不足以

容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在庫左九棘，朝之下其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孤卿大夫位焉，群士上士中士下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府吏在其後面，三槐前有三槐木，槐取其黃中也。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急疲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趨焉，又為之辟也。禁慢朝怠慢不敬，錯立參錯不齊族，談而語者。

臣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禮典，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

有大疑難。則于此詢問。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經常之制。政者。權宜之事也。朝著之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而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而不可錯亂。非秦對不言。無故不可聚。而誼譁。故當人臣朝見之時。小司寇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帥其屬。而用鞭號呼以肅之。使之各趨其位。而知所避焉。後世人君出警入蹕。而鳴鞭以肅衆。其原蓋出于此。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陳祥道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適小寢。釋服也。

臣按。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內朝。亦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日。

出視治朝見群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聽
 政治以決可否之計蓋視朝之時百官班次以
 列趨蹌以進漏下無幾刻爾奏對之際機務雜
 沓未易一一以詳悉也故于退朝之後再御燕
 寢取其事務之急且切者重聽之與夫左右臣
 工所謂股肱心膂者委曲講究必罄竭其本末
 終始如此行之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
 于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
 如彼然後行下如此則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
 行所禁之事皆所不當行行之萬世而無弊太

此法萬世
 無弊太平
 第一義也

平之根本在此矣漢唐以來或五日一視朝或
 三日或旬日始朝我
 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
 三朝或再朝方是之時
 國家多事幾務叢委事事取自
 上裁今則治定功成百事具有成憲每日早朝百
 司奏對只是按行故事于午晚二朝似若可省
 然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
 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
 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欵見猶不見也我

太祖高皇帝立法創制于君臣之分最嚴然猶恐其嚴而或過于亢故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盡矣臣願參酌

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者許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請

御便殿具其本末源委集大臣面究利害然後施行事畢之後或從容顧問以泛及天下之

事災異水旱之由田里休戚之故皆許以

聞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為泰矣此最今日求治之要務惟

聖明注意則天下不勝幸甚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為外朝宮中有後殿為治朝

臣按七年諸侯群臣朝長樂宮蓋太朝會之所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入閣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群臣百

官皆在。謂之常參。

葉夢得曰。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于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群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漢去周末遠。猶彷彿其意。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

五日。參二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露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趨。

臣按此唐朝朝參之儀制令也。漢朝參儀史不載。所載朝會之儀耳。惟宣帝紀中興始。五日一視事。觀此則唐之朝比漢為勤。然勤之中。又有節焉。若雨沾失容。泥潦停朝。常參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皆聽不趨。是也。臣乞于今日亦准此制。雨潦之免。臨時取

旨。若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喪。許其告假。下禮

官定爲限期。若事未訖，亦許展限。如此，庶使群臣註門籍者，不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疾。一事之舉，上足以見

人君體臣之仁，下足以表臣下事君之誠。

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旦入閣，日賜食。

臣按唐人于每日常參，皆有廊餐。及朔望，皆賜食。其爲國費亦夥。我

朝廢之良，是其三大朝賀禮宴。

祖宗所以禮答臣下者，必須舉行。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

李琪曰：衙，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事殺。琪又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還。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

葉夢得曰：唐正衙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

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問不坐。卽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臣按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蓋以一月之間朔望爲重。而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制禮于常日。則隆而于朔望。反殺失所。輕重矣。雖曰是日薦食陵寢。有思慕之心。蓋于鷄初鳴時。先行薦食之禮。昧爽乃御殿受朝乎。我

祖宗以來。每日先于

奉先殿行禮。

東朝問安。然後御

朝。其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兩盡。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

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

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俠

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北

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御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

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

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閣。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閣等名目。或失于粗略。或失于煩瑣。惟

祖制

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為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為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會官著為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為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為言。後來者因以為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敕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

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彙括節潤畫為圖式懸

于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

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為定制云以上朝儀

以上論王朝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五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六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 中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漢初以十月為

正儀儀叙下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

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日趨傳聲教入殿下

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

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

公侯伯子男。臚。上傳。下。告。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孤卿大夫士。臚。告。下。上。告。傳。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臣按。此後世歲首行朝賀禮之始。漢承秦制。以

十月為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為

歲首。然朝賀之禮。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

始命行朝會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雖未有

其制。然歲序更端之始。萬物維新。而凡為臣子

者。畢來朝會。以致其履端之慶。亦義之當然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臣按。此後世冬至行朝賀禮之始。蔡邕獨斷曰。

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

故不賀。宋人於五月朔亦賀。非是。

唐書。玄宗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臣按。此後世人君以始生日為節。而表賀之始。

在前代。每一君為一節。如宋太祖為長春節。太

宗為乾明節之類。我在朝。

列聖一以萬壽聖節為名。未有易也。竊惟今日承

前代故事為三大節元旦冬至

聖誕是也前代惟至日行禮未有先期習儀者有

之始自我

朝蓋以此禮雖非唐虞三代之制然臣子所以

致敬

君上而敦其水木本源之心以致其祝頌補報

之願者於是乎在苟羣聚於一時而不豫習於

先日則不免臨期參差失誤故凡遇三大朝若

內若外先期二日於寺觀演習者謹之至也謹

之至以其禮之大以上朝賀禮

既重演習
似安申節
皆至

虞書羣后四朝敷奏也進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

庸曰

朱熹曰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

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

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

復巡守

程頤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明試之法

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

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臣按有虞之世巡守之年四方諸侯隨地各朝于方岳巡守之後四方諸侯分年各朝於京師蓋是時封建之制行諸侯世守其國恐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上下易隔故其為制如此若夫罷侯置守之後任用不久遷補無常因時制宜惟可行三年朝覲之典三考黜陟之法焉

本朝雖無虞朝羣后四朝之制然三年朝覲三考黜陟蓋得有虞之意於千載之下也

周禮大行人主賓客之官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圖其可否秋覲以比邦國

之功比其高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謀有是非冬遇以協諸侯

之慮慮有異同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常時相見也殷同以施天

下之政衆見曰同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時聘曰問結其恩好殷頌以

除邦國之慝殷頌曰視除其惡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間歲歸

脈以交諸侯之福分祭祀之昨同其福報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有喜慶事則慶賀之致禴以補諸侯之裁禴祈禳也

臣按先儒有言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

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亦知此意歟粵自秦罷侯置守此禮不復講然後世所謂部使者監司守令即古者諸侯也其制雖不可卒復其意則不可以不存蓋天子奉天命以治天之民所以致天子之命而施之民者監司守令也分雖懸絕而心則不可以不親親之為言親暱恩愛之謂也古者天子制為是禮以親當世之諸侯世異執殊其禮雖不能一一行之於今

然能即前日所以親諸侯之心以為今日所以親監司守令之禮千古猶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覲於王者也間問歸服賀慶致禮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誠達尚何猜疑間貳之為患哉先王所以親諸侯也如此後世人主其尚體古人親立諸侯之心以親今日監司守令乎禮記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玄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亦曰斧戾。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蓋竝立以待諸侯之至。游桂曰。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爲天下者。不獨恃其形執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

報天子。上下和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爲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臣按三代之時。封建諸侯。以分治其民。其所以分土而爲諸侯者。非王室懿親。則有功之臣。及

前代之後也。自秦罷侯置守，列為郡縣之制，歷代分封宗室，及有勲庸之臣，多無分地。其間親王固自有之國者，然亦有不出國門者焉。我

太祖分封親藩以大國，雖有分地而無分民，其制雖不盡合於周，然斟酌漢唐之制，最得其中。制為禮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蓋得三代所以待諸侯之禮。若前代專用君臣禮，則過於無恩；專用親親禮，則過於無義。皆非中道也。以上諸侯來朝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玄曰：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王安石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臣按：燕饗之禮不同，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然皆所以飲食之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鄭玄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吳澂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食禮者以飲為主也舉者一曰舉牲體也一曰舉樂也公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

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謂上公九命作伯者十有再獻

賈公彥曰魯哀公七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

臣按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朱熹曰雅者正也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歡忻和悅

以盡羣下之情。鹿鳴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真德秀曰。鹿食苹。則相呼啣啣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

臣按。易言天地交而為泰。觀鹿鳴諸詩。天子所以燕饗其臣者如此。此泰和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朱熹曰。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

雖念其私
實重王事
所謂發乎
情止乎禮
義

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范祖禹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

常棣燕兄弟也。

毛萇曰：常棣之木，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故興兄弟。

朱熹曰：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呂祖謙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

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
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其末章曰。伐木于阪。釃酒有行。以茅泚去其糟也。籩豆有

踐。陳列貌。兄弟無遠。言皆在也。民之失德。乾餱食之薄者。以愆。過也。

有酒湑也。亦釃也。我無酒酤也。買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末章言人之所以
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

簿。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
無。但及閑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臣按。此詩可見人君之於其臣下。非但有燕
享。若夫閑暇之時。其於諸侯諸舅朋友故舊。亦
必有燕飲。以篤其恩義云。

天保。下報上也。

古註曰。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
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朱熹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
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也。

王安石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故惟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懼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朱熹曰。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群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與。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禮賓之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

也。有因祭而餞。有因勞而勞。有因閑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於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若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閑暇而時會也。噫。三代盛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之

於臣下以勢臨之而已以利啗之而已以法驅之而已無復三代和合親比氣象凡其所以歲時燕饗之者一惟按故事而姑為之禮焉耳若夫朝夕所以相與燕好而飲食者不出乎宮闈永巷之中左右便辟使令之人治欲復古得乎

蓼蕭詩之首章曰蓼蕭長大貌彼蕭斯零露漙漙漙漙然貌

今既見君子指諸侯言我心寫輸兮燕飲謂燕飲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善譽處也兮

朱熹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蕭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

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臣按先儒謂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上下可以保有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其詩曰湛湛露盛貌露斯匪陽不

晞乾也厭厭安久也夜飲和燕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

皇行義補

也。艸厭厭夜飲。在宗宗室路載考成也在宗室。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明允信。君子指諸侯莫不令善德儀。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朱熹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前兩章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是詩蓋於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

左傳昭公五年。楚遠啟彊曰。聖王務行禮。朝聘有珪。享饗也。類見也。有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大有巡功天子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禮務。宴有好貨。餐有陪加也。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臣按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即聘儀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宴有好貨。即詩序所謂鹿鳴。燕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也。古者人君之於臣下。有享禮以嚴其分。有燕禮以通其情。此上下所以交而為泰也歟。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猶禮酌不飲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臣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

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群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

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且長至遇故免宴可也

惟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齎。

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宋志宴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羣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閣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七行或五行。

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酌。即皆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郊祀籍田禮畢。皆設大宴。上元觀灯。及苑囿池籞。觀稼較獵遊幸所至。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鈎魚於苑中。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臣按此宋朝賜宴之儀。臣聞

國朝洪武永樂宣德中。時有賜宴。近年以來。雖三大朝賀。蓋久不舉。而所謂曲宴者。益稀闊矣。竊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終歲勤劬。職業幸而得一日醉飽之歡。是乃君上莫大之恩澤。

古之人君所以致其臣庶竭忠盡力以至於殉國以身此亦其一機也但不可施諸非其人而流於褻耳

宋太宗時直史館陳靖言古之宴饗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爲盛焉伏見內殿賜宴羣臣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者並令糾舉

至道中御史中丞李昌齡言廣宴之設以均飮賜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從之

真宗咸平三年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爲四圖頒下閣門遵守從之

臣按人君賜宴於臣人臣受宴於君非徒飲之食之而已也內則以廣恩惠外則以觀威儀施恩者固當以禮受賜者尤當以敬苟進退拜起之無節固臣之罪矣若夫酒殺之或虧精潔禮度之或至簡略亦豈人君禮待其下之道哉李昌齡請命中使巡察梁顥請以所宴爲圖在

今日亦所宜行焉。以上燕饗

虞書歲二月當巡守之年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燔柴

望望祭秩號次第于山川肆覲東后東方諸侯協時四時月

大小月之正日甲乙同律十二律度分寸量衡斤鈞

脩五禮吉凶軍五玉圭璧三帛纁玄黃二生羔鴈一死

守至于南岳衡山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如

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恒山如西禮歸格至于

藝祖即文祖用特牛五載一巡守

朱熹曰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

脩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

且轉而南行故曰卒乃復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

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

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及面

之義也

臣祖謙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

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

廟慰愜可知也

臣按先儒有言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

建以為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肢體

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廷州縣如在輦轂挈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網順政不必屈

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禁衛百司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傷財也苟慮事久而弊生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詔

璽書所至如帝親行天威不遠天顏咫尺孰敢懈怠哉然則帝舜巡守非歟臣故曰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王安石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呂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却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臣按呂氏謂舜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為成

軌按歷世
恐當作屢

王知時變識會通臣竊以謂在虞時則可五載
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
時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世可也在今
日時變會通之要所以提攝整頓之者誠能擇
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漢唐故
事雖非古典亦古意也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昏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
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朱熹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
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
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
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
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臣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遊豫為諸侯度天理

也。流連爲諸侯憂，人欲也。孟子言古之帝王與今之諸侯，其遊豫雖同，而其所以遊豫者，一則爲諸侯之法，一則爲諸侯之憂。天理人欲之異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

臣按：有虞之時，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爲遊樂也。然又必以四岳爲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出行，遊蕩如始皇者也。今年巡隴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鄒嶧，繼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采

刻碣石門，至雲夢，上會稽，直至沙丘崩而後已。其後漢武隋煬亦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內虛耗所損亦多矣。煬帝南遊，竟死於江都，說者謂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執，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臣按時異世殊上古之時風氣淳樸人用未滋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於華靡故其巡行兵衛可以不備而徵求不至於過多後世則不然雖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以上論王朝之禮中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六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七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下

公卿大夫無不究心於射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射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滌臣按宰冢宰天官治卿也將有祭祀之事當射

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射人。則戒公卿大夫之與射者。司士則戒士之爲贊佐者。前射之三日。宰夫則戒冢宰與司馬。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而司馬。又俾其屬所謂射人者。灑滌其禮器。及掃除其射宮焉。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鄭玄曰。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

天子自射

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狸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大射行義補

卷之七 王朝之禮下

七

葉夢得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玄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謂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臣按。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則必有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大射有士。而此士不預者。射人所掌。乃賓射而大射則選賢與祭也。故亦及士焉。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執

而告。三容。以蔽待獲者。樂以騶虞。九節。以狸首

正。以五采。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

今詩。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

大學衍義補 卷四十七 王朝之禮下 三

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士以三耦射。狩

大胡侯。一獲一容。樂以采繁。五節二正。與孤卿同陳澔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

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

詩唯狸首亡

臣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

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大射之禮。詳

見儀禮本文。以上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立表。貉。師祭也。

之祝號。舍奠于祖廟。告祖廟而禱也。亦如之。師甸。用

以致禽于虞中。所表之處。乃屬禽。別其種類。及郊。饁饋也。獸。舍奠

于祖禰。乃斂頒也。禽禱。禱也。牲禱。馬禱牲與馬之祭。皆掌其祝號。

臣按。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人君將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祭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告將師田也。既田。虞人植旗所

禡之地。以所得之禽。各以其類聚之。用以饁饋於郊。薦於四方。群兆入以釋奠於祖禩。告至也。斂禽者。擇取三十。入于腊人。以為乾豆。備祀享祭焉。既而又以所斂之禽。祭禱於牲牢之神。以求其肥腓。祭禱于馬祖之神。以求其孔阜。由是以觀。先王之田。其有禮也如此。非專為游畋也。迹人。主迹知鳥獸之處。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麇鹿子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鄭玄曰。禁麇卵。與其毒矢射者。為其天物。且害心多也。

田僕掌馭田路。即巾車之木路。以田田獵也。以鄙。巡行郡縣。掌佐車

副貳之政。設馭謂驅禽使前。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

禽比次其大小之類。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扣而舉其馬。諸侯晉使人

扣而仰其馬。大夫馳放而不扣。王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

甲者速疾。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蓋因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騁之娛也。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不得已而為之。故必擇僕御之人。以掌佐車之政。故於王之馬。則提之提。

之者。扣舉之。使不至於奔逸而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熊豕。馳逐禁獸。司馬相如借楚為諭。作賦諷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仁者不為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言尤切直。詳見前衍義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熹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謂當面射之。不獻踐音剪。毛

謂在旁逆射。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細小。擇取三等。自左

臠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于右臑肩前。為上殺。以為乾豆。

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右髀外股。達

于右臑音杏脇也。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

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

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

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蓋非為流連

于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

奉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

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

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

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

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為宗廟

之祭，非以從禽而為樂也。然必度閑曠之地，以

為圃，而於農隙之時行之，蓋恐妨農事，傷民業

也。

春秋左傳：隱公五年，魯臧僖伯曰：春蒐，蒐索禽獸，夏

苗，為苗，除害。秋獮，順秋氣，殺也。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

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

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材木樵薪之類。川澤

菱茨魚鼈之類。器用之資。所資取以爲器用者。阜隸之事。微賤小臣所掌之事。官

司之守。百官有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臣按。僖伯此言蓋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而實

無所利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充君之庖。

孔穎達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

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爲乾豆。上殺者也。二爲賓

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臣按。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

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蓋厚所養而薄

所以自養也。三田與易言獲三品同義。公羊氏

以爲夏不田非是。

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

四面圍之也。諸侯不掩群。掩襲而舉之也。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

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

田獵。

鄭玄曰。合圍掩羣爲盡物。

馬晞孟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臘。此田以禮之事也。蓋田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尚。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合圍。諸侯執足以掩羣。而不掩羣。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

臣按。成湯見祝網者。四面皆張。其網乃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

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時湯猶為諸侯。其解三面之網。非但不掩羣也。愛物之心如此。其仁民又何如哉。

獺祭魚。孟春之月。然後虞人入澤梁。絕水取魚者。豺祭獸。季秋之月。

然後田獵。鳩化為鷹。仲秋之月。然後設罝羅。捕鳥之網。艸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獸子之通稱。不

殺胎。不殺之。斷殺之也。天。禽獸之稚者。不覆巢。

臣按。說者謂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義也。臣竊以為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古者聖王。凡其心之所存。耳目之所見聞。日用之所

飲食用度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故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所以然者蓋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所以貪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故聖王之取之也必以其時而用之也必有其節其不忍之心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其所不及此無他體天地好生之心以廣爲仁之術也

漢賈誼新書曰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群取太禽不

麋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麋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畱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豮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凡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

說者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蓋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以捕禽獸，所以共奉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嘗焉。後世人主乃有因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豈知古人所以作名號事義哉。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朱熹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臣按：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為蒐田之所。

蓋因之以講武事，備祀牲也。有之固不為過，但

不可多奪民田，嚴為厲禁耳。以上田獵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玄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臣按：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曆，上以因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頒于都鄙。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

市日歛之藏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安國曰。不告月。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左傳。桓公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杜預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天子掌歷者。不在六

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官平歷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

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告朔。

杜預曰。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臣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

得則不正。然歲時月日，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節氣則有入前月法，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而則為年，周禮註所謂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而則為歲，周禮註所謂中數曰歲是也。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曆，頒布天下，使其順時以作事，事不失時，則歲獲豐穰，家有蓋藏，而民生厚矣。先王知其然，設官以司其事。按月以定其朔，先期而班其令，視

朔而行其政，所以然者，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也。不然，則是棄時失政矣。何以爲民哉？民者國之所恃，以爲國者也。無以爲民，則無以爲國矣。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鄭玄曰：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臣按：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門之外，示受之於天。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

之朔於太廟之中。示受之於祖。皆原其所自也。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

朱熹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許謙曰。古者以竹簡爲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臣按。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蓋每月各自爲一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此禮。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我

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

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夫監官行進曆禮是日

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

監正以下暨天文生四拜訖鴻臚寺官引監正

升殿於

御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禮

跪受曆復行四拜禮然後下諸司以所印曆頒

布民間以上進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胤后承王命徂

征告于眾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其亂

豈獨曆官

所治離次舍其所居之位也始擾亂也天紀日月星辰曆數遐棄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日月會次之名弗集于房所次之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孔穎達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

先天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

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臣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胤征之所

以責羲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

盈虧有常度精曆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

事而先王必爲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爲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誠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奉若天道也。及其有變之時。則預行天下百司。俾其至期行禮。由朝廷以至州郡。莫不皆然。其謹之也。至矣。雖然。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己之天。此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明王克謹天戒者。尚自省哉。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鄭玄曰。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

非日月之眚。不鼓。

太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臣按軍旅田役。王皆親鼓。太僕贊之。而日月薄蝕。則亦然也。鼓有聲。舉陽事。以厭陽氣。王親擊其一。而太僕擊其餘。以贊佐之。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預曰。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食於正陽之月。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臣按。日有薄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而此謂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而胤征日食。乃在季秋之

物于正月之朔。尤加意耳。

月。說者謂夏禮與周異。臣竊以謂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也。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

穀梁曰。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旌。旛也。陳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鼓。

臣按。日食之禮。其來尚矣。我

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筭其時刻。秒忽。奏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

遇有陰雲則免。

以上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当。

孔穎達曰。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十二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穎達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

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慤曰。牛土畜。又以土爲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

東漢志。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域。以送大寒。

劉昭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有迎氣之說。然夏秋冬三孟之月。皆有之。不止春也。後世又有土牛之說。而以年月支干爲之。

色復以草為句芒神

國朝禮制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是日早朝

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京尹行四拜禮禮官引京尹升殿跪玉陛前進所塑土牛訖復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慶賀禮是日賜百官春宴以上進春

以上論王朝之禮臣按王朝之禮非止於此著其切要者耳其郊廟群祀則具於祭祀藉田則具於農事養老視學則具於學

校鄉飲酒禮則具于郡國之禮太閱之禮則具于嚴武備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七終

六十八雜